

土語拉丁化批判

抗戰出版社印行



05126

H125.12

20

目

次

目次

引言.....	一
一 土語拉丁化的理論.....	三
二 土語拉丁化的錯誤.....	七
三 土語拉丁化的工作.....	一五
四 土語拉丁化的本質.....	二三
結語.....	二九



3 2173 3574 8

引言

這幾年來，以共產黨爲領導的革命運動，鬧得很兇，對現社會幾乎破壞得無微不至，已由政治上波及到了文字上。一般青年因爲生活不能解決，反抗現實和厭惡舊物的心理，非常濃厚，以爲現社會的一切都是統治者的東西，極其反動，非根本改造不可。於是，由反對現社會而向舊文字進攻。

因此，有許多人便提倡起中國字拉丁化來，企圖將它普及到一般勞苦羣衆中去，成爲掃除文盲的工具，甚至看成偉大的思想革命，是「有歷史意義的一回事」。後來，隨着共產黨政策的「轉變」，提出了「抗日救國」與「國共合作」的口號，反對現社會和統治者的意見作

了「自我批評」，不得不再製造一個時髦的道理，來做進行拉丁化運動的根據。於是，便把它視為救亡圖存的利器，有「保衛中國語文」的作用。

這個運動，已經鬧了兩三年，我以前未加注意。那時雖察知這國內流行着一種拉丁化運動，但因他們是與政治事業一樣秘密地進行，局外人無從獲得其書籍一匪究竟，也就難於認識其內容。去年一月在上海時，從朋友處見到一冊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理論。原則。方案，總明白了拉丁化者主張。當即草文加以批評，題名為「中國統一與中國話拉丁化」，刊於文化建設二月號上；後來，在世界觀第一卷第一號中，有史步金寫了一篇「中國統一與語文改革」對我半吞半吐地提出了一個抗議。我又在文化建設五月號裏給以答復，文名是「土語拉丁化再論」。這便是我批判拉丁化運動的經過。

俗話說：「人不到黃河心不死」。今天雖是民族危亡、抗日緊張的時候，拉丁化者的運動既未做到，便不能繼續進行。因而於幾天間，捏造一個消息，說：「（湖北）省政府奉中央執行委員會令，以中國字拉丁化運動為抗敵救亡運動之一，昨通令各縣文化機關出版

「并遵照選製辦法施行」。(見四月二日新華日報)由此作爲他們自己到羣衆中工作的口實和護符。這纔使我知道文字上的拉丁化運動與政治上的陰謀詭計一樣，仍舊在暗中進行，爲免除目前日本帝國主義製造的「自治」政府有獨立的「自治」文字計，對於土語拉丁化運動，實不能不給以系統的批判。這便是我批判拉丁化運動的原因。

直到今天，中國的拉丁化者雖將其拉丁化運動鼓吹得天花亂墜，加上許多「抗敵救亡」的美名，却始終拿不出一套正當的和系統的理論來證明中國字非拉丁化不可。我所見到他們談「理論、原則」的書，還是只有在上海時的那一本。因此，我只要把過去發表的兩篇文章加以增刪和修改，就能給它一個徹底的批判了，用不着另說什麼。故本書是將以前的論文編輯而成。

現在，就逐次來予以檢討，說明我的見解，藉與拉丁化者作真理的研究

一 土語拉丁化的理論

首先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漢字應不應該廢除呢？拉丁化者的答復是：應該！什麼原因呢？

第一、因為「中國的漢字是古代封建社會的產物，是中國特權者羣壓迫勞苦羣衆的工具之一，是掃除文盲的主要障礙」。（見前書P.11）

第二、因為「中國文字——漢字——太難學，唸三年兩年書，甚至唸好幾年書，還是不大識字，只有那些又有錢，又有工夫的資本家，地主和他們的少爺小姐們，才有可能費很多的工夫，化許多的錢來學習這種難學的文字」。「中國勞動者很窮苦，工人每天要做十個鐘頭以上的工作，當然沒有工夫唸書去，唸書要化錢，窮人也沒有可能送他的兒女到學校上學去」。所以，「有沒有漢字對於他們一點兒關係也沒有」。（前書P.3-5）

第三、因為「五年來日本的進攻，中國喪失了廣大的領土，中國語文有滅亡的危險，……造成了中國語文的空前危機。爲了保衛中國語文，爲了號召全國人民統一到抗敵救亡的聯合陣線中來，在中國文盲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現狀之下，現存的漢字已經

顯得異常的無力。所以，只有把現存的文字加以徹底的改造，採用拼音字的新文字，才能做得真正的保衛，才能促成全國人民的真正的統一。……漢字非但不能真正地統一，而且還阻礙了中國語文的真正統一，使各地方言不能急速地交融，使得大多數人民被擯於無知之中」。（見史步金文）

有此三者，漢字便必須廢除。廢除以後，「我們（拉丁化者——非）要創造一種通俗而接近大眾的適應現代科學要求的文字」（前書p.11）「就是要容易學的文字——拼音文字來代替漢字」。（同前p.4）「只有如此，才能急速提高工農的文化水平，做到文藝與科學的大衆化，才能創造中國勞動者農民大眾的嶄新的文化來」。（同前p.10）所以，廢除漢字是工農羣衆對於統治階級在文化上的一種革命。今日「國共合作」以後，爲掩飾耳目計，可以改口說：廢除漢字是中國人民保衛語文和抗敵救亡的一個方式。

然則，拉丁化者把漢字廢除了之後，要怎樣創造出一套「新文字」來呢？那是很「容易」的事。

(一) 製定二十八個拉丁字母，其中以六個爲母音，二十二個作子音，照各地方音拼成文字。

(二) 把「中國的方言……分爲五種：(1) 北方音，(2) 廣東音，(3) 福建音，(4) 江浙音，(5) 湖南及江西一部分的口音。各地方音應有其自己獨立的文字」。

(三) 「根據中國各地的發音，來規定各地的標準音，各照自己的口音，用新文字字母寫出文字來」。(同前P. 5) 由是造成北方文、廣東文、福建文、江浙文、湖南文、乃至張三，李四文……等等。

(四) 各地各人照其方言口音拼出來的文字不統一，可「由中央設立繙譯機關，譯成各地土話拼音」，以便互相傳達。(見教育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三號何從作語字運動的先決問題一文)

這四點，便是拉丁化者進行其運動之具體方案。由此可知所謂中國字拉丁化，即是土語拉丁化，要把通行全國的統一文字——漢字廢除，用拼音字母造出一種各地不同的割據

文字——「革命的拼音文字」——拉丁化新文字」來。所以，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就是土語拉丁化運動。

上述意見，爲土語拉丁化貧乏的理論之撮述，明眼人一看，自不難深知其底蘊了。

二 土語拉丁化的錯誤

這種運動對不對呢？一點也不對。什麼理由？

第一、不懂文字的作用。

文字是代表事物及其關係的符號，具體的內容隱藏在其抽象的形式裏面，而其本身則只是一種表達思想的形式，所以，拉發格(R. Lafage)說：「人們立意創造一個字去表明一個實物而作其附品者，結果就是在用它表明一個抽象的思想」。

因此，一個同樣的字，不僅常常隨事物的演進而改變，就是同一種東西，也可用各國的文字表達出來，形式與內容是有差別性的，前者屬於表達思想的文字，後者則爲代表實

物的思想。故由文字描寫出來的作品，其具體內容爲何，要由發表它的人來決定，與文字自身無關。

假如發表它的人是資本家，固可用以寫出壓迫工人的法令；但如果是一個革命者，亦可用它寫出革命的文件來。可見文字本身的作用，只是機械地傳達思想，與電報符號一樣隨人使用。這便是用同樣的漢字寫出來的書籍有革命與反動之分的原因。那末，怎能說「中國的漢字不是我們勞苦羣衆的文字，是統治階級的文字」呢？怎能說它「是中國特權者羣壓迫勞苦羣衆的工具」呢？

拉丁化者邏輯的推理很巧妙，他說：「中國文字——漢字——太難學，唸三年兩年書，甚至好幾年書，還是不大識字」，而「中國勞動羣衆十個人之中有八九個不識字的，他們又不會唸書，又不會寫字，有沒有漢字對於他們一點兒關係也沒有，由這裏可以看得出來，中國的漢字不是我們勞動羣衆的文字，是統治階級的文字」。

這樣，把漢字技術上的難學與勞動羣衆不識字這兩件根本不同的事混爲一談，而推論

出漢字」是統治階級的文字——斷語來，作為廢除它的論據，極為荒謬。因為「漢字難學」是文字本身的形式問題，「勞動羣衆不識字」則為社會教育的程度問題。問題不同，解決的方法亦異，怎能拿「勞動羣衆不識（漢）字」作為廢除漢字的理由呢？

至於說：「漢字是古代封建社會的產物」，就應該廢除，那真是重駭可笑！

拉丁化者！請問你們：現社會的一切文化遺物，都是由古代進化而來，為封建社會乃至野蠻社會之所產，應不應該一概拋棄呢？不說別的，連你們這羣由祖宗傳下來的拉丁化者也是「古代封建社會產物」呢！同時，因為不認識漢字，不能用漢字的勞動羣衆很多——文盲充斥，我們就應該廢除漢字嗎？那末，古代的人類，根本沒有文字，更無所謂漢字，又何必創造出文字來呢？漢字有無，與勞動羣衆真是「一點兒關係也沒有」嗎？縱使如此，它與人類整個的文化生活具有密切的關係，勞動羣衆是不是人類中的一部分，且有代表人類利益的使命呢？所以，我們絕不能根據漢字難學與不識字的勞動羣衆無關這一點作為廢除漢字的理由。

因爲漢字如果是合理的，雖文盲充斥，也不必廢除，只須進行掃除文盲的工作就得；如果是不合理的，雖人人都能識字，亦必須改造。否則，你們拉丁化者所發明的「新文字」，勞動羣衆同樣不識，又有什麼了不起的關係必須提倡呢？故漢字的存廢，應由其本身的合理性來決定；而其合理與否，須用語言學作估計的標準。主要的條件，則應具備形式與意義的統一。

事實上，漢字固然難學，却不如拉丁化者所說的那樣困難而無法解決。做過識字運動的拉丁化者不是說：「據我經驗，初學漢字者識字容易，……了解文句倒很容易」麼？這只要把識字運動中一時間缺乏，教法不良，學習不勤等問題解決就容易推行了。漢字通信發達，爲一種統一的民族文字，識得了它，可以提高一般人的文化程度，做到智識的大衆化。散我們決不能因漢字難學，要使識字運動的「教學時間延長，勢必影響及於識字者自己的時間經濟，辦理者的時間教師場所等等」（均見何從文），而用偷懶辦法，「根據中國各地的發音：各照自己的口音，用新文字字母寫出文字來」，造成各地各人各有其獨

立文字的分裂狀態。文字是表意的符號，不是表音的符號，怎能不注意形式和意義的統一呢？

第二、不懂階級的利益。

然而，拉丁化者却提出了一個抗辯，說：「實際上說來，就是中國人都識了漢字，也是不統一的，因為階級的利益是矛盾的。」（前書P.5-6）

因為階級利益是矛盾的，文字也就不必統一嗎？那末，自從原始共有社會崩潰以後，就發生了階級，人類利益就不統一；而且在短期間，將來也還不能完成其統一，則現今各國統一的民族文字從何而來呢？在階級未消滅之前就毋須有統一的文字，勞動羣衆應該創造其自己的文字，則蘇聯的社會主義者在革命前與革命後，何以不發明一種新的文字來代替舊有的俄文那種「古代封建社會的產物」呢？退一萬步說，有階級利益的矛盾就不須有統一的文字，應該實行分裂的土語拉丁化運動；但當毛澤東代表共產黨宣言：「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與集團間矛盾的地位，使它變為次要與

服從的東西」時，文字總應該求得統一了吧？

實則，統一的文字是民族的產物，而民族的形成則為資本經濟發展的結果。秦始皇之統一中國的政治文化，就是古代工商業發達所致。但，這於階級利益不獨無害而且有益。因為「識字的上海工人和識字的山東資本家，雖然他們兩個：並不統一」，（前書2.5.6）而識字的上海工人和識字的山東工人其利益却是統一的；且因其識得同一的文字之故，更便於聯絡感情，互通聲氣。可惜拉丁化者在這裏只見到半面真理：僅知識字的工人與資本家之不統一，而不知識字的工人與工人之統一。所以，即照拉丁化者的意見，用階級矛盾來反對統一的漢字，也是無理的。

第三、不懂文化的創造。

這樣一來，拉丁化者又可以說：「拉丁化並不漠視統一民族語的建設的。我們認為：語言是隨着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由分歧走向統一，……由方言而民族語而世界共通語」。（前書2.2）但，「方言乃是個歷史的範疇，所以拉丁化並非『為方言而方言』，對於拉

丁化，方言乃是促進形成民族語的手段」。因為「在拉丁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逐漸洗清太僻的土語，有意識地促進各區方言的交溶，以助成統一語的形成」（同前）。「漢字非但不能真正地統一，而且還阻礙了中國語文的真正統一，使各地方言不能急速地交溶」（見史文）。

這些話，表面看來似乎很有理由，其實他不知道：民族語形成的主要條件，既是經濟的發展，政治的統一，交通的便利，只要這些條件一旦具備，各地人民便能時常互相接觸，在實際的談話中，使言語互相交溶，纔能形成統一的普通話，即民族語。那時，土語方言自然歸於淘汰。這是語言自己進化的法則。

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鐵道、公路的修築，以及政治上之征服割據，便是積極統一的標誌。割據的封建勢力必然日就滅亡，建基其上的方言，也在淘汰之途。因此，拉丁化者要「助成統一語的形成」「創造嶄新的文化」，應該促進政治的統一，用不着替沒有文字的土語方言來造出一種文字，以為苟延殘喘的根據，形成文字上的分離狀態，不然，歷史

不僅要證明你們這種運動的反動性，而其自身的發展，亦將使你們徒勞無功。試問：國家統一了，民族語自然形成了，你們的拉丁化還有什麼意義？

中國的漢字誠然有一些缺點，須得改造；但其長處則是形式與意義的統一，通行全國，爲一種民族文字。縱使各省各地，方言不同，而寫出來東西，却是同一種文字。上海人口頭上雖說：「儂做啥事體」？但稍微讀過點書的人，在文字上必然會把這句話寫成：「你做什麼事情」？因此，廣東話與上海話雖有如何的不同，用文字表達出來却全然一致，他們說的雖是土話，寫的却是漢文。拉丁化者既知道：「南方人不懂北方話，可是能懂北方人寫的文章，有漢字可使各地的人互相傳達意思」，還有什麼可言呢？文字的作用，就在於傳達意思，而不是傳達聲音，只要形式統一就行了呵！

事實上，各省的人根本沒有用不着把他們的土話寫出來發表意見。只有企圖替工農羣衆創造文化的拉丁化者，才斥漢字爲「統治階級的文字」，「反對豪紳買辦的國語統一運動」，而要「根據中國各地的發音，來規定各地的標準音，各照自己口音用文字字母

寫出文字來（書寫）。這是一種土語文字，它被局面。致使福建人與貴州人，即各省的人之間，不僅語音不統一，文字也不統一起來。因為各省的口音是大不相同的。這樣，不僅不能消滅方言，而是保守方言；不僅不是創造中國的新文化，而是窒塞新文化的發展。各省各地，文字既不相通，弄得閉關自守，不是要把中國歷史向後拉嗎？還有什麼「各區方言的交溶以助成一語的形式」之可言？

根據上述三點看來，可知拉丁化者廢除漢字的意見，非常錯誤！他們既不懂語言學，又不惜社會學，昧於中國歷史的現實內容與發展趨向，空談文字改革與文化創造，結果適得其反：欲改革而適反動，欲創造而適保守。除了反對現社會的盲動感情外，毫無科學的根據！

三 土語拉丁化的工作

拉丁化者既以廢除漢字為目的，除了提出一些荒謬的意見來非難漢字，以掩護其土語

拉丁化的進行外，便是從事破壞普及漢字的工作。怎樣做呢？

第一、反對提倡識字運動。

中國的漢字是統一的，拉丁化者既把它視為「統治階級的文字」，主張廢除，當然反對認識它的運動。因而把「目前的『識字運動』」看做「是一種敷衍，欺騙和麻醉」。爲什麼呢？這有兩個理由：

(一)「這個『識字運動』企圖在二個或四個月內，教會文盲六百多個老漢字，他們無視了各地的方音，對於上海的大衆，也強迫他們依注音符母來學北平土音」(前書P.1)是一個錯誤。

(二)「這個運動，不但沒有跨出『千字課』和『國語運動』的老調，而且在識字讀本(商務出版)中還散播着對大衆有害的毒素。：像這樣的『識字運動』，實際上却是一種『不識字運動』，不但不能叫大衆識字，反而剝奪了大衆真正識字的機會」(同前)。故必須反對。

上述兩點，有不有道理呢？沒有。除了用「左傾」的空談作掩飾來偷賣其土語的私貨外，找不出半點正確性來。不信吧？請看我來分析一下：

(一)中國漢字是一種統一民族文字，今天中國的歷史，正是由封建趨於資本階段的過程中，還在民族主義的範圍內。故漢字與之相應。這時期特徵，是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統一。只有統一的，纔是進步的；割據則為反動。封建社會的一切，都帶地方性、割據性、狹隘性；在歷史進化的大流上，已經成了陳舊的，落後的東西。那時各地只有土語方言，缺乏文字，因此，許多土語方言，也就沒有文字。後來隨着工商業的發展，古代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便下詔：「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於是，形成了全國統一的民族文字——漢字，而封建的土語方言，既無文字作根據，便自生自滅，日就淘汰了。

然而，拉丁化者在今天這個五洲大通，由民族統一進入國際統一的時代，還要來提倡封建的土語方言，並給它製造文字，簡直是不識時務。陳舊已極！落後已極！這不是要把

中國的文化倒拉到二千多年以前麼？不是要復活秦始皇所已廢除的方言文字的僵屍，連秦始皇的思想都不如麼？試得上什麼「革命的拼音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呢？」

只要我們承認漢字是統一的，有進步性，便不應該反對識字運動。難道你主張不識的愚民政策嗎？至於說不該「強調」——上海的大衆：依注音字母來學北平土音」的話，也不正確。因為中國的真正統一語今天雖未形成，北平話實際上却有普遍性，可視爲一種普通話或民族語，不能反對。否則，你們拉丁化者又爲什麼要別人「首先」學習業已公佈的北方話拉丁化方案，獲得這種新語言技術」呢？前書（前書）由此可知你們也不否認北方話，尤其可作標準的北平話，有較大的普遍性，能夠通行全國了。這裏，表現你們拉丁化者的矛盾！

（二）「目前的『識字運動』」，既是掃除文盲的工作，自命爲進步的人，就沒有反對的理由，然而，拉丁化者却因爲「在識字讀本中：散播着有害的毒素」，便因噎廢食地反對識字：什麼叫「有害的毒素」呢？那就是過去共產黨眼中的三民主義。他們因爲怕國

民黨在識字運動中灌輸民衆以三民主義的思想，故反對進行識字運動。這纔真是「剝奪了大衆真正識字求知識的機會」！

同時，這也就證明了自命革命的人——拉丁化者等領導大衆之無能。否則，你們不必反對識字運動，也不必反對讀識字讀本；甚至應提倡識字運動與普及教育的工作，因為只要大衆識了字，有了知識，你們便可以向之宣傳，從頭腦中清除你們所謂「有害的毒素」呀！這怎麼「實際上是個『不識字運動』」呢？假如你們的理論是正確的，「真金不怕火來燒」，必能爲大衆所接受，「毒素」亦不能「麻醉」大衆的思想；若果你們的理論是錯誤的，縱使實行愚民政策，不讓大衆識字，大衆亦不能爲你們所領導。所以，怕大衆被麻醉而反對識字，同樣是麻醉大衆的行爲。

於是，拉丁化者又提出一個可笑的解釋，說：「因爲中國的統治階級，不願意勞動者識字。他們知道：工人農民識了字，就能看得出他們的真正敵人是誰了」。（前書P.）這些話，簡直是幼稚已極，毫無根據。

因爲從古以來的統治階級，只要在其社會的生產程度允許之下，無不力求國民智識程度的提高。所以，當資本主義發達時，有產者一方面爲了提高勞動者的文化水平，以增加其生產技能，另一方面，爲了建設新國家，使自己的民族文明化起見，無不實行國民普及教育。他們爲什麼要怕勞動者識字呢？老實說：資本社會中的統治階級，比我們^的拉丁化者聰明得多，他知道勞動者識了字，不一定「就能看得出他們的真正敵人是誰了」；反之，他可施以合於其利益的教育。如果照拉丁化者的意見：「工人農人識了字，就能看得出他們的真正敵人是誰了」，那你們又何必反對識字運動呢？而一切識了字的工人農人又爲什麼不一定「能看得出他們的真正敵人是誰」呢？可見拉丁化者反對識字運動的道理，完全是兒童的見識。

第二、反對國語統一運動。

在拉丁化者狹窄的偏見中看來，識字既不應該，當然反對學習國語，即用國語來統一全國語言的運動。什麼理由呢？有三個：

(1)這是「豪紳買辦們的國語統一運動」。(前書P.12)

(2)「這是最有害的違反民族政策一切原則的運動」。(同前)

(3)「採用中國的一種方言作爲全國的標準語，是不可以的，『因爲』中國的方言至少可分爲五種：(1)北方音，(2)廣東音，(3)福建音，(4)江浙音，(5)湖南及江西一部分的口音，各地方言應有其自己獨立的文字」。(同前)

以上三者，無一不是荒謬絕倫。現在，再簡單地逐一加以指責：

(1)「國語統一運動」是「豪紳買辦們的」，我們就要反對嗎？你們拉丁化者提倡土語分裂運動，我們就要贊成嗎？這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老實說：社會是隨經濟的發展由割據走向統一，「語言也是隨着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由分歧走向統一」，你們也知道呀！在歷史上，統一是進步的，分歧是落後的。因此，「國語統一運動」雖爲「豪紳買辦們」所主張，我們也贊成；而土語分裂運動雖爲你們這班「革命的」拉丁化者所提倡，我們也反對。懂得科學的人，是只見理——歷史進化論——而不見人的。

(二)「國語統一運動」是「違反民族政策一切原則的運動」嗎？爲什麼？難道中國不是一個統一的民族，而各地方纔是民族的單位嗎？拉丁化者！告訴你：在歷史上，封建主義的小邦是地方的，資本主義的民族是全國的，社會主義的世界是國際的。中國從秦朝以來就是全國統一的民族，小邦割據是春秋戰國以前的事，談「思想革命」的人應該懂得這點歷史學的ABC。不然，請你告訴我：「民族是什麼？」「民族政策一切原則」又是什麼？你們想做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像它割據滿洲和華北一樣，把統一的民族分爲許多割據的單位嗎？

(三)「採用中國的一種方言作爲全國的標準語，是不可以的」嗎？「各地方言應有其自己獨立的文字」嗎？那我告訴你：拉丁化者！照你們的分法還是不平等，因爲中國有許多交通閉塞的地方，如貴州、雲南、甘肅等省，各縣的方言各有不同，你們也應該替它造出「獨立的文字」來；只不過當你們的土語拉丁化運動告成之日，各區方言更會各自獨立，無法交溶，則你們企圖「促進各區方言的交溶以助成統一語的形成」，簡直是一場幻

由以上的分析看來，拉丁化者之反對提倡識字和學習國語，實在是錯誤已極！他們滿口的革命空談，一肚子的反動理論，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招牌來欺騙青年，把中國的文化拉前後轉，怎麼不該批判呢？

四 土語拉丁化的本質

土語拉丁化理論和工作上的錯誤，我已經批判過了，而且指責得非常具體和詳細，本不用再說什麼。可是，正因為太周到了，使讀者不易把握着中心，又不得不揭穿其本質上的錯誤來。那是什麼呢？

第一，這是封建的文化運動。

封建社會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生產與交通的方法，都很落後，以致各地隔絕，形成許多部落和小邦，各有其自己獨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語言文字自不相同，有所謂楚語、

吳語、齊語、粵語……等方言。自從商工業發達，破除了各邦的界限，使經濟、政治趨於全國的統一以後，便形成了全國的文化系統，文字也不能不統一起來。由是廢除各地的方言文字，造成全國統一的民族文字。

但，中國從秦始皇滅了六國而統一以後，由於經濟未曾走上工業資本主義的階段，致封建主義仍有存在的基礎，且與資本主義的勢力互相鬥爭，造成歷史的循環現象。故方言土語未能澈底消滅。

然自歐戰期間以來，中國的民族資本經濟日趨發展，已由舊的階段向新的時代推移，使政治日就統一，語言亦不能不隨之統一起來，「五、四」運動之提倡國語，廢除土語，便是這種社會基礎之上產生的。雖因全國經濟！政治的統一尚未澈底完成，方言沒有一旦廢除，國語亦未能遽然實現；但就歷史發展的趨勢看，語言已有了統一的保障，將隨着未來抗戰的勝利而迅速完成。故方言土語的消滅已屬時代的必然。

可是，中國的拉丁化者却完全不識時務，在歷史已走向統一而消滅了政治上與軍事上

的割據勢力的今天，尤欲保存其文化上的割據，妙想天開地發明一種土語拉丁化運動。試問：「各地方言應有其自己獨立的文字，以便這些地方用土著言語自由地發展文化」，真是反動已極！請問：「用土著言語……發展」的「文化」，不是封建文化爲何？所以，土語拉丁化運動是一種封建的文化運動。

第二，這是漢奸的思想運動。

今日的中國，業已走向全國統一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階段，粗具近代化國家的模型。在這中間，曾與民族的統一勢力爲敵的，有幾種力量：一是地方的殘餘軍閥，一是新式的紅色軍閥。這兩者，不論其各自的政治目的爲何，十年來都以破壞中國的統一形勢，造成地方的割據局面爲有利。它們企圖從經濟上反抗全國的經濟系統，從政治上推倒統一的中央政權，造成中國的分離局面。因其繼續稱兵作亂的結果，遂使日本帝國主義有進行軍事侵略的機會。「九，一八」，「一，二八」及華北事變，都是在內戰緊張時期發生，便是明證。所以，在中國現階段的歷史上，只有統一的勢力纔有抗日的的作用，地方的割據勢

力，均爲助日的反動。

明乎此，我們就應該以全副力量來把握統一，促進統一，而不宜有意或無意地來忽視統一，破壞統一。不然，就是替日本帝國主義盡漢奸作用。

因此，拉丁化者主張：「各地方言應有其獨立的文字，以便這些地方用土著言語自由地發展文化」，造成各省各縣的土語拉丁文而廢除已經統一全國的漢字，完全是漢奸的文化工作。因爲假如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了中國，劃成許多「自治」國家，則此等地方都「有其自己獨立的文字」，……自由地發展文化」，以互相隔閡，不是更好統治嗎？讀者諸君！你注意呵！不久的將來日本帝國主義如發覺了傀儡國家「有其自己獨立的文字」之必要時，我們的土語拉丁化者就會官運亨通，有到華北「臨時政府」或「大道市政府」去做文化專家推行其拉丁化運動的一日。法國統治安南以後，不是將其原有「漢字」廢除以改行拉丁文，令其與中國脫離文化的傳統關係麼？只要稍知安南情形的人，無不明白這個歷史的救國。

事實上，「中國語文有滅亡的危險」及「語文的空前危機」，都非日本直接進攻的結果，而是拉丁化者在「抗敵救亡」的幌子之下製造出來的現象。其客觀的作用，就是替日本帝國主義建設分裂的「自治國家」的文化基礎。所以，土語拉丁化運動是漢好的思想運動。

第三、這是農民的文字運動。

在農業資本主義未發展之前，農民是封建經濟下的生產者。他們為生產工具及勞動對象所限制，不能自由遷徙，常是株守一鄉一縣。老死不出本地，故只會說一鄉一縣的土語方言。其生活甚簡單，不很需要文字，方言土語因而沒有文字。

但，他們在兩年前曾不幸地走了一次紅運，為「社會主義」(?)的盲動派所光顧，將他們組織成為「紅軍」，效黃巢、李闖諸先輩，故技，企圖用以改朝換姓，打出一個「蘇維埃」的天下。因此，竭力擁護(?)他們的利益，替他們把方言土語造出一種文字來，作建立「嶄新的(?)文化」的基礎。土語拉丁化便是在此種情形下產生的農民文字。

拉丁化者說：「農工(這個『工』應作鄉村的『工匠』解！非)界則多老死不出本地，

與異省人往來的實在極少。他們對於語言和同的人關係最切，需要土音文字來通信的機會也最多。（其實，鄉村農民的家屬親戚常在一處，除了有事帶『口信』外，很少用得着『土音文字來通信』——非）故在實用上，他們目前並不需要像漢字那種的文字」。（見何文）於是，爲了將就農民的「實用」起見，不惜把統一的民族漢字廢除，提倡拉丁化的土語文字。

這樣，拉丁化者所發明的「拉丁化新文字」雖便利了鄉村農民，却有害於城市的工人，因爲農民固「老死不出本地，與異省人往來的實在極少，……需要土音文字來通信」；工人呢？他們不僅是全國的生產階級，也是國際勞動羣衆，到處找工做，與各省各國的人都要發生關係。上海工人在同一工廠中，不僅有湖北、廣東的工人做朋友，甚至要和外國工人來往。因此，他們不僅「在實用上……需要像漢字那種的文字」，縱便於「通信」，有時還要懂得外國文。你們拉丁化者爲了反對「統治階級的文字」而廢除了漢字，他們被統治階級——城市工人要用又怎麼辦呢？所以，土語拉丁化是違反工人利益的作品，

爲純粹的農民文字運動。

由此可知，拉丁化者因其不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現狀與前途，站在封建經濟和農民階級的基礎上來改造文字，本質上實是一種復古的、賣國的、反動的勾當，毫無是處。無論他們怎樣用「和平統一與抗敵救亡」的口號來作掩飾，一經分析，便不難認識其真相。爲了爭取民族的統一與獨立，必須消滅這種有害的運動。

結語

現在，我的工作已經完畢了！拉丁化者全部的「理論、原則」，都已分析一過，只覺得荒謬滿紙，絕無是處。

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理論。原則。方案一書，我所以不得不力加指責者：一則是爲推進歷史而奮鬥，反對落後保守的封建主義的主張；二則是爲爭取民族的獨立生存，消除分裂的漢奸運動；三則是這書爲中國拉丁化研究會所出版，代表拉丁化者集體的意見，甚至是

結

語

「在海參威舉行的第一次拉丁化中國代表大會」全體的意見。（前書P.11）它已重刊了三版，發行了四千冊，影響至深。若不加以批判，中國文字的割據局面，一旦因以造成，其遺害於整個社會與歷史，真難設想！何況今日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到中國製造「獨立」國家而需要獨立文化的時代呢？

當我寫完本書以後，到書店裏發現了漢口新文字研究會最近出版的一本小冊子，題名「新文字研究初步」。買回一讀，便知拉丁化者目下的意見與以前仍無分別。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說的話還是同以前一樣：

「我們知道：漢字是可以全國統一的，但是它所統一的，只是百分之二十的人。中國的大衆既然不識漢字，那麼漢字的存在與否，跟他們並無半點關係。因為漢字的存在，他們不但沒有沾過光，倒反而吃了許多特權者的虧！……在拉丁化以後，各區方言的傳習以及方言的交溶，會非常迅速，各區方言也就慢慢趨統一了。目前中國還沒有一種全國統一的口頭話，目前還沒有的，要它立刻有是做不到的。如果說用某

一地的土話（指北平語——非）來做標準語，那一定要失敗，過去『國語運動』的失敗（？）就是一個頂明白的例子。……

可是，我們第一要知道：人們並不是靠記文字來統一的。人們之間的統一和對立，是由他們的物質的利害（指階級利益——非）來決定的。在利害一致的人羣中，任何方法都不能阻止他們的統一；而在利害衝突的人羣之間，即使用同一的語文，也不能叫他們不對立。……總而言之，漢字的存在既然和大衆無關，他們也決不會因為不懂漢字而吃虧；在拉丁化的過程中，文盲大衆一無所失而有所得，那是明明白白的事」。（見該書p.4）

這些話，與我在本書中指責過的意見並無絲毫不同之處。它的錯誤既已批評過了，就不用着再說。由此可知我這本書的內容，還有現實的意義，未失時效。

依我看來，中國文字今後是否需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問題，固然值得研究；但那是語言科學家的任務，有待於他們細心地探討。無論怎樣，一種新文字的創造，是一個長期的

過程，絕非如今日的拉丁化者那樣由蘇聯去批發一套拼音文字來實行所能辦到；而一種舊文字的廢除，也不是一件輕易的事，要經過相當長久的時間。須知文化傳統的改革比任何事物的變更，都要艱難而緩慢，有浮躁的拉丁化者想像的那麼容易嗎？所以，中國文字的改革不是現實的必要事業。

同時，要注意的：漢字不僅是「古代封建社會的產物」，而且是數千年來東方文字發展的典型，有其特殊的優點，致日本、高麗及以前的安南文字受到它的影響，都成為下行右移的方塊字。要改造它，就必須加以仔細的研究，取其長而去其短；並且絕對要注重文字的形式和意義的統一性，不可如土語拉丁化之隨方言不同而進成分裂的狀態。像拉丁化者所進行的語文改革運動，在理論與原則上都弄不清楚，就夾雜極向羣衆中推行，未免太冒失了！

今後語言科學家如要提出文字的改造方案來，必須注意及此，免蹈土語拉丁化的覆轍繼行。至於土語拉丁化運動，則是一種反動的文化運動，無論如何不能實行，也決不可任其實行，應加以取締！

一九三八年四月八日於漢口

附錄

——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通令——

查在此抗戰期間，中國字內拉丁化運動頗有人列爲救亡運動之一，所出刊物日多，而各級黨部各機關團體及私人，向本部請示處理方針者，尤函電紛至，亟應有明白之指示，查中央以前厲行取締中國字拉丁化運動，本依據兩種原因，一因此種刊物時被反動份子利用爲宣傳工作，一因其足以妨礙國語之統一運動，現在全國國民既一致抗戰，皆視日本爲唯一敵人，中央爲領導全國國民抗敵之惟一最高統治權，則除漢奸敵探以外，深信全國國民決不致復利用拉丁化的中國字爲煽惑國民之密碼，其第一項原因，自不再存在，然此種文字之足以妨礙國語統一，則依然未變，復查在民國十七年間，土耳其國會議決廢止阿拉伯字，改用羅馬字母，規定在十五年間舊文字一律廢止以還，始引起我國之新文字運動，而有國語羅馬字之製定，民國十八年至二十年間，蘇俄多拉格拉夫教授又擬定中國羅馬字

拼音法式，意借此掃除華僑文盲，乃會同中國學者數人在列寧格勒學士院之東方研究所與莫斯科中國科學研究所加以研究實驗後，製定一套拉丁化的中國字母，共二十八個，並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在海參威召集第一次中國字拉丁化會議正式通過，於是「中國字的拉丁化」一語，由此傳出，當時旅俄華僑，多山東籍，故拚切之語文與讀音，皆以山東音爲標準，未嘗不稱便一時，惟苟一高瞻遠矚，從中國全體國民上考慮，殊未見其能推行盡利，若欲推行各地，使各地方言皆能用拉丁化文字寫出，即必須分別製定各標準音，至少須分爲北方音廣東音福建音浙江音湘贛音西藏音苗音八種，即此一點，已與國人公認語言統一，爲現代國家必要條件，背道而馳，雖提倡者之初意亦曾顧慮及此，思用拉丁文字促進各地方言之交涉，徐圖統一國語，然其實現，必甚困難，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全國動員抗敵，尤無餘力及此，土耳其之廢止阿拉伯字改用羅馬字母，必在革命成功後爲之，即此便可證明當國家正盡力於救亡圖存之日，自有其先務之急，何況中國與土耳其情形大不相同，土耳其本懸厓久之文化，其原用之阿拉伯文字，亦非其特立獨有之文字，廢止不甚足惜，

國則五千年之文化，均藉漢字記載，流傳三千五百萬方里之大版圖，亦藉漢字推行統一，一旦漢字廢止，則我國特有之文化難得之統一，均將受其影響，證以事實，即可見此種影響無可避免，二月十七日申報西安新語中，曾謂「記者所見之壁報有用拉丁羅馬字拼音寫成者，其下雖用漢字注音，但用國語羅馬音拼法，讀之既不甚合用，家鄉土音讀之，更不合式，再用西人所定之拼音法讀之，亦皆不對，此或所拼者爲陝西方言，但不論陝西或其他方言，如各地皆依本鄉土音寫成『新文字』則『新文字』完全成功之日，豈非全國本統一之文字又回復至先秦戰國時代，或現在歐洲各國之情形乎」，申報記者此種呼聲，如極其所屆，勢必全國皆然，且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認定恢復中國民族固有之能力知識道德，爲復興民族要件之一，若國人皆已不能徵文考獻，則吾民族固有之精神，復持何道以圖恢復，雖主張中國文字拉丁化者，在拉丁化未普及以前，不主張立即廢除漢字，然既普及以後，必須保存與闡揚之。中國文化能否在載籍中善爲譯述，所需時力幾何，亦須事前有確切之布置，此種繁重工作，豈易一蹴而幾，復考各民族之學習興趣，常受歷史與習慣

之濡染，拉丁化文字所用係外國字母，與民衆讀書識字之心理相反，即使循循善誘，亦甚難引起普遍歡迎，凡此有待研究之問題，如不妨礙或分散國人抗戰之力量，在純學術之立場，加以研究，或視爲社會運動之一種工具，未嘗不可，惟其中尙有必須注意之一點，若仍有反動份子用此爲宣傳工具，則仍須嚴加取締，切不宜任其流行，故對於此種刊物之內容，仍應注意審查，並同時盡力推廣國語國文之教育，此外竟有直稱中國文字拉丁化爲新文字者，不特與當時倡行「中國字的拉丁化」者所定之名稱不合，并且淆亂視聽，尤須隨時加以糾正，望各級黨部各報紙雜誌，一體遵照辦理。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五日

中華民國廿九年參月廿五日收到

11

[illegible]

KBC
G
125.14
0

50. 20